

清明祭 盘西铁路建设英烈

毛恩波

时值盘西铁路开工六十周年，清明之际，谨以素菊清芬，敬祭于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为盘西铁路(2208线)建设捐躯之英烈。青山埋骨，铁路为碑，追思功业，永志忠魂。

1966年，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铁道部华北铁路工程局从北京搬迁至乌蒙山区，同年8月正式更名为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历时十年承建136公里的盘西铁路。中铁四局的前辈们，毅然告别故土亲人与繁华都市，扎根偏远山区，肩扛手拉、披星戴月，以忠诚、责任、使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忘我工作。他们历经千难打通隧道、排除万难架起桥梁，以血肉之躯对抗艰难险阻，以赤子之心践行报国使命，誓为盘县打通出山通道，为盘江矿务局的发展铺就前行之路。

三线建设精神，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家国情怀。三线建设者怀揣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在绝境中开拓进取，在艰难中砥砺前行。这份精神，与中铁四局“勇于争先、永不满足”的企业精神一脉相承，是四局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更是企业七十载砥砺奋进的力量源泉。从抗美援朝战场的铁道抢修，到祖国各地的铁路干线建设；从三线建设的艰苦奋战，到新时代交通强国的征程迈进，四局儿女始终传承英烈遗

志，将三线建设的忠诚与奉献精神，融入每一项工程建设、每一次拼搏攻坚，铸就了“标杆单位”的荣光。

盘西铁路建设，九载风雨兼程。数十位英烈的事迹镌刻在山河之间，铭记于世人心中。英烈周兴福，在隧道塌方的生死瞬间，不顾个人安危，奋力疏导工友紧急撤离，自己却被落石掩埋；赵连平、周文忠、黄永成等众多英烈，有的勇闯施工险地，葬身隧洞之中；有的投身抢险救援，以身殉职；有的日夜坚守岗位，积劳成疾，倒在了建设一线。他们用生命铸就钢铁通途，是三线建设精神的忠实践行者，是中铁四局企业精神的最初奠基者，更是盘州发展的开路先锋。以他们为代表的三线建设精神，早已镌刻进中铁四局的企业血脉，融入进盘州的城市风骨，成为一代代四局人、盘州人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精神灯塔。

英烈已逝，精神永存；山河作证，岁月如歌。英烈们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英名与盘西铁路同在，与盘州山河日月共存。他们用生命铺就的盘西铁路，如今依旧车流不息，见证盘州从偏远闭塞的山区小城，蜕变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产业兴旺，处处皆是盛世盛景。2021年12月，盘州市人民政府将散落在盘西铁路沿线及红果马鞍山的英烈

忠骨，统一迁葬至盘县革命烈士陵园，让英烈魂归一处、永受缅怀。

英魂佑护，盛世如愿。昔日的盘江矿务局，已发展成为现代化、规模化的能源产业集群上市企业，成为西南能源产业的标杆。在盘州精煤股份三线建设馆，英烈们的英勇事迹与不朽功绩被一一陈列，历历在目。与盘江矿务局同期发展的铁四局，如今已成为“国有重点企业管理标杆创建行动标杆企业”，斩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52项、鲁班奖48项、李春奖34项，国家优质工程奖93项，承载着英烈与建设者丰功伟绩的企业历史展览馆，更成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扬。

今日之中国，交通经纬万里，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日之盘州，发展日新月异，气象蓬勃，欣欣向荣；今日之四局，精神薪火相传，基业长青，步履铿锵。我们必将铭记历史、缅怀英烈，传承“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以先辈为镜，立报国之志、铸企业之魂、强担当之能。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中，我们将始终秉持“勇于争先、永不满足”的信念，以实干诠释忠诚，以奋斗告慰英灵，以业绩续写华章，让英烈精神如星河长耀，照亮前路！

思念的航线

王聪

清明时节
微风捎来旧日低语，轻轻回旋
是思念，在丈量归乡的航线
远去的人啊，轮廓渐渐模糊
但那目光，始终清澈如初
像春风里最早绽开的那瓣桃花
暖我眉梢，拂过年复一年的晨昏
往事如尘，随我步履深深
夏夜蝉鸣时，冬晨霜雪后
你的笑语音容，如印落心底
怅惘之外，存着恒久的守望
我撷取一叶新绿，触碰往昔温度
深爱的人们总在记忆深处闪烁
纵使泪已干，牵挂却生生不息
如大地春回，融入大地的呼吸之间

行至清明

孙梦瑶

清明，是记忆的堤岸
雨丝牵着往事，斜斜地挂满檐角
蒲公英撑开白色小伞，轻轻摇曳
像在数算那些被风吹散的约定
或是预备一场静默的迁徙
我踩着湿润的田埂向前走去
鞋底的泥泞越来越轻
胸口堆积的云，愈飘愈淡
远处传来的钟声，愈听愈净
一路青草，托着晶莹的雨珠
衬着漫山的烟青
承载着时节更迭
将怀念酿成暖意
让每一程回望，都通向苏醒的晨光

春风拂过旧田垄

杨璐

小叔走的那天，天色已记不清，仿佛蒙了一层洗不净的旧纱。我站在院中橘子树下，看着几片枯叶被风卷起，慢悠悠打个旋儿，轻轻落在他那辆摩托车的后座上。那是一辆转手多次的旧车，漆皮斑驳，车把磨得发亮，却总被他擦得锃光。

小叔这一生，离不开“勤俭”“吃苦”这四个字。堂弟从读书到买房、结婚、生子，每一步都靠他肩扛着。他对自己却吝啬得近乎苛刻，吃穿不上心，饭菜永远都是“凑合”。婶婶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一边翻找着那几件洗得发白、袖口和领子磨出毛边的旧衣服，一边哭着念叨：“还不到60岁啊，这辈子没穿过一件崭新的衣服……”

堂弟成家后，想着说接他去城里住，他却梗着脖子不肯。每日天不亮，骑着那辆旧摩托车去建筑队干活。傍晚回来，又扛着锄头去侍弄那10几亩地。今年秋雨多，地里的花生都泡在泥水里，收花生的机器进不去，村里大多都雇人下地薅。小叔舍不得那点工钱。每天凌晨四五点，他就带上一壶热水，揣上几个馒头出门。在齐膝的泥地里一蹲就是一天。

去年十月，小叔来电，声音沙哑，说身体不舒服。我心一沉，带他检查。捏着那张化验单时，手抖个不停。“肝癌”二字落进眼里，我浑身发冷，不停地问自己“怎么会”。

他终究没能熬过去年冬天。弥留时，他被病痛折磨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那曾粗粝有力的手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握紧拳头的力气也没有。他费力地喘着气，视线缓缓扫过房间，最后停在窗外——像在望老家那片他耕种了一生的土地，又像在寻一件未了的事，一句未出口的话。

下葬那日，就在他侍弄了一辈子的田地旁，春耕秋收的窑间，多了一座小小的新坟。他这一生，苦自己咽，累自己扛，把日子熬出了光亮，暖了一家人，如今终于歇下了。时值清明，风过田埂，愿那拂动的不再是尘世稻浪，而是彼岸花香。愿您此去，再无病痛，再无牵挂，只有永久的安宁与丰足，在另一个春天里，静静安息。

一缕暗香来

汪世文

四月的风裹着异乡的雨水，扑在窗上，也钻进我伏案的衣角。鼻尖忽然掠过一缕极淡的甜香，像极了小时候老宅院里，风穿过枣树枝丫带来的气息。这若有若无的香，瞬间将我拉回那段被枣花裹着的旧时光，拉回祖母身边。

老家院子东南角的老枣树，是祖母亲手栽的。母亲说，我落地那年，祖母踩着晨光去集市挑来树苗，亲手将它种下。她常摸着粗糙的树皮念叨：“枣树皮实，花开得小，香味淡，果子却能结得又大又甜。”

每年清明前后，米粒大的淡黄色枣花便一簇簇挤在枝丫间。风一吹，细碎的花瓣簌簌落下，沾在青瓦上、石磨上，也沾在祖母常坐的竹椅扶手上。空气里漫开的甜香，清清淡淡，绕着屋檐不散。

记忆里的祖母，总爱在枣花盛开的午后，坐在竹椅上做针线活。针线穿梭的声响和枣花飘落的动静缠在一起，成了独属于她的温柔。我总爱搬着小板凳凑在她脚边，伸手去接飘落的花瓣，一股脑塞进她掌心。她的声音绵软温和，句句透着暖意：待人要细心，做事要细心，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

我在老家上学时，兜里总揣着她亲手晒的红枣。她总偷偷塞给我，看着我吃得开心，嘴角就漾开浅浅的笑，眼角的皱纹都揉成了花。那股浓浓的枣香，混着祖母身上淡淡的皂角味，成了我这辈子永远忘不掉的芬芳气息。

祖母她一辈子守着老宅，把善良和疼爱揉进日常的一言一行里，像枣花一样默默绽放、悄悄留香，用最朴素的温柔撑起了一家人的烟火日子。

祖母走的那年，也是枣花飘香的时节。远在外地的我听闻噩耗，却没能赶回去见她最后一面。后来听说，那几天枣花落得格外急，满地金黄，像是给祖母铺了一条温柔的花路。那一刻我才懂，她从真正离开，她把魂融进了老枣树的根须里，化作这岁岁年年的枣花香。

如今我在异乡，遥想此刻老枣树应已发芽，那缕清浅的甜香，必定还是当年的模样。我想象着风从故乡吹来，仿佛又看见祖母坐在竹椅上，目光温和地望着远方。

祖母，我在远方念着你，守着你教我的道理好好生活。无论走多远，那缕枣花香都像一根细细的线，轻轻牵着我，让我不忘来路，不失本心。我学着待人温和，做事踏实，把日子过得安稳认真，不负你当年的疼爱与期盼。待到枣香满园之时，我定会站在老枣树下，轻抚你曾抚摸过的枝干，把这些年的牵挂、思念与心里话，慢慢说给你听。



《清明寄思 建设致远》

潘知雨 作

清明的雨

鲁颖

每逢清明时节，或前或后，或多或少，都会下一场雨。而今年的雨，下得稍微早了一些。

“叮咚”“叮咚”，雨轻轻地敲打着玻璃，钻进这一方漆黑里，和我坐在一起。它没有盛夏暴雨的狂躁，也没有秋雨的凄冷，温软细密、延绵不绝，像是天地间垂下的一层薄纱，把喧嚣的人间轻轻裹住，也把心底藏了许久的念想，慢慢勾了出来。

雨中的小区倒别有一番趣味，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只有路灯晕开一圈昏黄的光，星星散散亮着的灯，像是垂在楼宇里的星辰。雨丝落在其间，便成了细碎的银线，悠悠地飘着、落着。

有了孩子之后，本就忙碌的生活更加紧凑，脚步总是匆匆，心情总是繁杂，难得有这样放空的时刻，被一场不疾不徐的雨，拽进慢下来的时光里。此刻，妻儿在卧室里酣睡，我坐在书房的飘窗上，耳边只有窸窣的雨声，轻柔得像低语，不吵不闹，却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

春天刚落脚，天气还是有些寒意的，加上到了清明，雨声里总带着几分淡淡的哀思。杜牧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从前年少，只觉得是诗路里的景致，如今走过半生，才懂这雨里藏着的，是数不尽的牵挂，是道不完的怀念。这雨不是从天而降的冷水，是对远去故人的

惦念，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怅然。

再过几天就该回一趟故乡了，尽管诸多琐事牵绊着，清明节也是一定要回去的。毕竟，故乡住着童年的自己和照顾我童年的老人。

想起儿时的清明，也是这样飘着细雨的日子，长辈们带着祭品，踏着湿漉漉的田埂，去坟前祭扫故去的亲人。雨打湿了衣角，打湿了鬓发，他们却没人嫌烦。而我那时候不懂这其中的悼念之情，只跟着大人鞠躬、焚香，嘴里嘟囔着泥巴弄脏了鞋子，雨水弄湿了衣服。殊不知，在那样浓的思念之中，雨和泥，算得了什么呢？

不知不觉中，雨声渐渐缓了些，打开半掩的房门，传来了妻儿安稳的呼吸声，内心感到无比踏实。突然觉得，这清明的雨是应景的，是懂人心的，而那雨珠落在坟前的青草上，晶莹剔透，不正像极了眼底藏不住的泪吗？也许，那些远去的亲人，从未真正离开，只是化作了这春风，这细雨，飘在我们的回忆里。时刻提醒我们，不忘来路，珍惜当下，记得那些爱过我们的人。

雨还在落着，或急或缓，或大或小，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但我知道，这清明的雨，洗去了尘世的尘埃，也温润了流年。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随着雨丝轻轻飘散，落在岁月里，落在烟火中，成了最绵长的温柔。